

程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

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哀皇后諱齊媯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大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求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

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前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輿 叩 纒 離 綽

容翟結駟 龍輿凶所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

兩頭為輶程餘征切韓詩曰纒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

之以龍也程餘征切韓詩曰纒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

在輶車曰綽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右誅表曰容車飾駕

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右誅表曰容車飾駕

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右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

績總皆周禮曰王右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

車蓋也王逸楚詞注曰結連也連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

路凶飾故曰昭列神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周禮曰喪祝

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右飾遣儀於組旒

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祖彌也飾遣儀於組旒

論祖音乎珩行珩絳之旌旗以為文飾旌旗以銘功也揚

雄元右詩曰鳴珮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毛詩尚書大傳曰大師奏鷄

傳曰珮有珮珮珮悲黼延之移御痛翬禴招以之重晦周禮

朝觀王設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禴狄

鄭玄曰禕衣畫翬者也禴畫鷄者也禴與鷄並以招切

降輿客位撤奠殯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極降於車也儀禮

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

鄭玄曰屬著也引極車也禮記曰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

猶賓乃命史臣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其

辭曰倫昭儷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

言於晉魏掄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

應而尚缺圓精初燦方祗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

以說天道何也精氣一上一下萬物殊類形皆有所稽留故

能相為故曰地道方郭璞方注云煉言光明也昭哉世

族祥發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秘儀

景胄圖光玉繩廣雅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

曰順而麗乎行大率禮蹈和稱詩納順論語曰禮之用和為

明柔進而上行大率禮蹈和稱詩納順論語曰禮之用和為

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

藻鄭玄毛詩箋曰蘋之言賓藻之言潔婦人之行尚柔順

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禮記曰婦順者妾自待年金聲夙

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亦

既有行素章增絢女子有行遠父兄弟論語曰子夏問

既而行素章增絢女子有行遠父兄弟論語曰子夏問

謂也子融曰繪事後素曰禮象服是加言觀維則詩曰象服

言觀其旂又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時尚書

于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夜衣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

淵方江泳漢載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德被于南國江

矣不可求思江之永矣不伊昔不造鴻化中微時陸機詩

可方思毛萇曰方洎也子遭家不造東用集寶命仰

都賦曰昔有皇毛詩曰子遭家不造東用集寶命仰

陟天機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

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植秋胡行曰釋位公宮登曜紫

闡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問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

乎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

允迪孝達寧親敬行宗祀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

可以奉祭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

注曰綜理事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發音在諫動容成紀國

陳州鳩曰諫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壺政穆宣房樂韶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壺政穆宣房樂韶

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右立於宮以

玄曰絃歌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

樂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周詩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

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周詩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

體前大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深而不測術下節震騰上清眺側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

無細而不敷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

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

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廣雅曰藹藹戎狄華夏悲以競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梓也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

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附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秋九月朔日敬

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附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

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九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附也合之鄭文曰附謂合塋也

其日至尊親奉尊某皇帝至尊東晉法寶卷謝玄周禮注曰奠獻也

某日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大尉

謚南郊祖翠帟舒阜玄堂啓扉張協漢賦曰翠幕蜺連張

已見上文歸于幽堂玄室俎徹三獻延卷六衣杜預左氏傳注曰徹

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祿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

想駭輅而撫心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

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行延首以極視痛椒

周禮曰安車雕面駑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

長信宮也身隔兩赴時無二展爾雅曰赴不至也禮記顏淵謂子

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

紀魏帝詔曰三石咸用光敷聖其辭曰

帝唐遠宵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北元宣子曰祖自虞已

盟為在秦作劉在漢開楚魯文公世大并秦後歸于晉其師

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公入少弟也肇惟淑聖

克柔克令詩曰克柔已見上文毛清漢表靈曾沙雁慶韓詩

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

靈物莫賞漢書元右傳元城建公曰廿首春秋沙麓崩晉史

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

鄭孺徙正有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一月五麓之虛即沙麓

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爰定厥祥徽首允穆歌祥又曰大

興天下膺慶已見上文敬始弘總敬先撞陸傳敬

則百斯男音光華沼止榮曜中谷職也詩曰采藻夫人不失

于止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德也敬始弘總敬先撞陸傳敬

也詩曰葛覃之覃兮施于中谷敬始弘總敬先撞陸傳敬

姜曰皇右親蠶玄統公侯夫人出種挂之種而獻於王日睿問

上春詔王右師六宮之人出種挂之種而獻於王日睿問

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楊雄書先德豁光君道

方被先德謂明帝也翰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翰

于寶晉紀文帝遺吳王書曰翰神光福德于佐求賢所謂

又勞于外毛詩奉曰文王之道披於南國于佐求賢所謂

無波毛詩序曰卷耳右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顧史

弘式陳詩展義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晉紀總論曰仁

以厚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

以藏十亂斯侯四教罔忒子論語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

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

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

法度莫大於四教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

廣雅曰忒差也

曰貽我來年孔安國傳曰嬪婦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毛詩序曰右妃化天下以婦道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見上文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大明以增曜素舒佇聖德

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

散有曜曆楚辭曰前望舒使朱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閱予不祐慈訓早遠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顯宗

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予

無稟廣雅曰遠背也慈訓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予

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家臻寶業身嗣昌

毋予鞠我出入腹我鄭文曰腹懷抱也家臻寶業身嗣昌

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

哀哉楚辭曰蹇將詹予壽宮王逸曰壽宮帝遷明命之神

眷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申夾載路國語祭

曰又能上下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禮記曰乾為君為父空

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

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

許婕妤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為大鴻

臚數賞賜金錢京璋贊美獻禕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

師號况家為金穴璋贊美獻禕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

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璜裸尸大宗執璋璜亞裸鄭

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璜夫入所執又周禮

注曰裸謂以圭璜酌禕禕始獻尸也右馮相告侵宸居長

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

辰居其貽厥遠圖未命是聲顧命左氏傳策成伯曰貽

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

才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焚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

之弘敞東漸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

六國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宙之弘敞宇陋蒼梧之不從兮導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太荒陳象設於之中河水之間

園寢兮映輿錢於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

傍立廟又園中久已有寢墓獨斷曰望承明而不入兮度

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繼池綽於通

軌兮接龍帷於世舟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

惟君龍帷振容黼黻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廻塘寂其已

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廻塘呂氏

搖也水籍闕宮之法烈兮聞續女之遐慶美嫵其德不回是

生右綴降之百短又曰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

論曰趙達以機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

合祭先祖配天先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

賜物今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闕視舊

嶽臂上猶帶史良婢合絲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

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旦帝從危獲

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七詩曰爰有

靜女其夔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

郭有道碑文一首

郭有道碑文一首

蔡伯喈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

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

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其先出自

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

於虞以伐魏官之奇諫曰魏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

豈害我哉對曰魏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魏是滅何

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咨謀也建國命氏或謂之

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

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次虞則郭先生誕應

天東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

廣大浩浩烏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

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

曰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貞固

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亦有入邊伯正之行也後

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

括猶量也蒼頡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

篇曰矯正也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極微言之

經及孝經皆有緯也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子時纓綬之

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綬纓鄭玄曰綬纓飾也

有佩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曰靈賦曰文

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

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

朋勤誨也論語子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童蒙賴焉用

祛其蔽童蒙祛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

李尋傳曰王報輔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石也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洪

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

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

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舒翼

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

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寧靈帝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惟

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之謂不朽僉以為先

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

志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

正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自

天命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

泰山之為高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

言矣悅禮樂而敦匪惟披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亦有疾

詩書若其試矣食我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懿乎其純確乎其操隱者曰龍德而

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因雜棲遲泌

立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赫

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莫委辭召貢保此清

妙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降言

不求民斯悲悼尚書祖乙口降爰勤茲銘摘其光耀漢書昭

注曰揆差爾來世是則是效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

陳太丘碑文一首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

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含元精論衡曰天稟

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

與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兼資九德恐脩有行尚

象陶曰都亦行禹曰寬而栗柔而立而恭

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弟書曰學者所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蓋導仁而

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論語曰老者安其為道也用行捨藏

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不徵訐以干時不

遷貳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微以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

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致敦不肅論語子曰

德其至矣乎民鮮父矣孝政以禮成化行大謚左氏傳晉

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政以禮成化行大謚左氏傳晉

反曰政以禮成民是會遺黨事禁固二十一年樂天知命

然自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下憂莊子曰無極衆美

我友交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見幾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

侯終日周易曰君子見幾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

丘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

仕者也致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尚書曰賓于四門穆穆大將軍何

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前後

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應劭

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常伯秦始復故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

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

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

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每在來職羣寮察賀之禮曰三公自衮冕

而皆舉手曰穎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六位未躋方言曰慙

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故時人高

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

帝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

終之命時服素棺擲財周禮喪事唯約用過乎儉周易曰

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

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大司馬軍弔祠錫以嘉謚

范曄後漢書曰徵士陳君稟密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孝

何進遣使弔祭

援神契曰五岳之精惟聖人四瀆之精惟靈
靈天不怒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曰天不弔不
考靈

天不怒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曰天不弔不
在位

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明
梁木其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節

文節漢書有傳曰
郁郁乎文哉論語書曰洪範九疇彛

文也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彛
錫禹洪範九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

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
陽曹府君命官作

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
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資始

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資始
曰萬物濟始史記祭公謀父奉禮終泣

曰萬物濟始史記祭公謀父奉禮終泣
曰大戎奉舊德而守終純固

曰大戎奉舊德而守終純固
以休矣清聲遺官屬

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

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初官至太僕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

以送遠近會葬十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

穎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即拂也追歎功德述錄

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用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

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乃

作銘曰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我我毛詩於皇先生

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

後死者不得微言也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賦曰將地絕而罔階論語
與於斯文也曰焉知來者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命不可
賸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賸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

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

謂不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產卒仲

遺愛也毛詩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

其餘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

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

庶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

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諸

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

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魏晉以降奕世

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良

侯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深識臧否不

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子少子未知

者其有所哉矣毛詩序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尚書曰

疇老子曰中猶處也
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
左氏傳

志而晦婉而成章
自茲厥後無者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

龍衣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
公粟川

嶽之靈暉合珪璋而挺曜
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

順內疑英華外發
禮記口和順積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已見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
張叶白鳩頌曰經緯

穆敦九族於祭筮何休
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
金聲玉振

禮記注曰振猶動也
孝敬淳深率由斯至
毛詩序曰成孝

士傳曰山濤淳深慎
盡歡朝夕人無閒言
禮記孔子曰飲

斯之謂孝
論語子曰孝哉閔子
逍遙乎文雅之園翺翔乎

禮樂之場
秦勸曰道遠乎
文雅風儀與秋月齊明音

徽與春雲等潤
音徽即微音也
韻字弘深喜愠莫見其

際
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
愠喜心明通亮用人言

必猶於已
王命論曰見善如
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
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
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盪雖清而易挹叔度汪

氣高竒綜覈精裁
沈約宋書曰袁淑字暘源少有風氣遷
宋文帝端明

臨朝鑒賞無味
明者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君出者端神

朝淵默
袁旣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
國語曰使張

文選卷五十八

四方蒸鬱述行賦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

有世譽復尚公主漢結叔高晉妯武子方斯茂如也三輔史錄曰

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教

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

尚武帝姊常山公主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

朝冠冕當世楚辭口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具瞻之範既著台

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春和建含寧曰

衡左右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

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而三槐三公位焉晉今曰祕書郎

此以藏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

習鑿齒晉馬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各言風流以父

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喪過乎哀幾將毀城周易曰喪

經曰毀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

下戒性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服闋除中書侍郎

鄭玄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白王言如恪居官次

智效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于時新安王寵

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

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

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

光華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書昭漢

銓稱鍾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御煩以簡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復存於茲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裴楷字叔則河東人

略曰書寂之前少帝延相東王朱御會不移朝遷吏部

尚書正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子野初夷謂絳少帝也裴

安王十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鵠

劉寤戲曰王途燕穢周失具賦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啓行

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

也緝與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

曰為選部尚書廿六箴曰制勝既遠涇渭孫子兵法曰

行兵因敵而制勝孫子曰或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左氏

武子曰楚君舉不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

失德賞不失勞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尚書大傳曰文王施

政而物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

皆聽庸祗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世乃文考庸庸庸封

霄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既秉辭梁之分

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

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

惠玉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

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復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越人機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五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

寢丘與之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

一父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

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司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衮職有

關維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

飛如翰又曰方叔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

內史更名各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

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

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吳興衿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

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衿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

侯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頻作二守並加蟬冕子

曰河東吾股肱也故時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子

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政以禮成

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宋書

辭已見上文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宋書

皇帝諱或又曰似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

立為皇太子太子人示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

承後漢書曰孝上幼冲貽歛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

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歛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

子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

流平衡外寬內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

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

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

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

象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君耦俱無猜

貞秉國之均四力是維毛詩小雅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左氏傳曰武子曰為教為太宰公之登太階而尹

天下君子以為美談孔融張儉碑曰借乎不登太階以尹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至今以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孟軻為美談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羊古職悅之以為當也

疾之重因心則至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

則朝議以有為為之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

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明准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家之爰降詔書敦還攝備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

已弘化沈約宋書曰褚淵以女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勉也褚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中鑒曰聖

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國語郭尚書曰三孤二公弘化

李王之亡也潘元茂九錫文曰二季桀紂桂陽失圖窺窬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也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

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

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

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

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官省怖擾於是城內分

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

曰狄寇窺穴削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觥杜預

口下不冀望上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詩方

位也窳與鯁同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詩方

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矯矯元戎雷動雲祖楚辭

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

北鄰宗社也祭豎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

之稷周禮曰太皐于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流

手絳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

英宰淵謀尚書而餘黨寔繁官廟憂逼餘黨謂杜墨彞也公乃摠

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戮力

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康國祚於綴

旒揔王維於已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旒也誠由太祖之

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太祖齊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

器也左氏傳曰林夫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八見申叔時曰師

也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猶用

以靜難之功也世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

二十人功成弗去名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黜後嫡母雖事緣

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

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

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

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孔子曰少天厭宋德水運告謝

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嗣王荒怠於

天位尚書曰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滯亂疆臣

憑陵於荆楚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廢

昏繼統之功龔亂志平民之德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

悟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

公無以子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六者我安得辭

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鏡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

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公賞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潘岳賈使夫疑廟雖無受服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

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慎子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度地居民山川沮

兼授衛軍戎政輯睦牽以明左氏傳隨武子曰帝命既允戎政也睡事不既而齊德龍興順公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淮

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先天而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樹之風聲著之

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十者並亦有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

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自非坦懷至公永書僕射及世相受禪進左光祿大夫尚

監崇替國語藍尹壘謂于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章昭口崇終也替廢也

孰能光輔五君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且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

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黃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蕭子顯齊

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

曰廣啓上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今之尚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

爾雅曰冢大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衮司三公也
也冢宰六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毛詩曰三公也
其刑之斃遂冲旨改授朝端冲旨起居注曰帝詔曰君不少順
上疏曰尸素朝端忽馬五載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齊書曰

三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
玄曰禮謂典禮五言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
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
不義之刑三曰不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

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刑八曰亂民之刑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騁績康衢延慈哲后

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郊祀賦曰假高衢而騁力義在資敬情同布衣於孝經曰資

事君而敬上帶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帷殿仰南風

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詩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

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雜書零准聽曰顧命
云天球河圖在東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
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雅議於聽政之
為好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餐美也

晨披文於宴私之夕權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

六藝之宏敷毛詩曰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晉書劉劭有酒

諸父兄弟諸父兄弟第備言燕私參以酒德間以琴心德頌列仙傳曰

滄子作琴滄子作琴暖有餘暉遙然留想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戒懼常若秋霜初子曰

為君者若冬日之暘夏日之肅肅焉穆穆焉肅肅敬也

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

死吾以見之死吾以見之今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

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
故一事之惟其太祖升遐網繆遺寄蕭子頭齊書曰太祖
所在則致死矣蕭子頭齊書曰太祖

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子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登選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命又曰皇后憑王几道揚末

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命又曰出綴衣于庭越翼日王崩

擇皇齊之公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

賦曰上下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

共其雍熙元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

成又展禽曰桓公糾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

持劍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

馬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恩降

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遠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

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改授司空領驃

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

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

改受司空領驃騎將軍景公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揚公誄曰

軍侍中錄尚書如故功成化治景命

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求有不永又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

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

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是與文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

景公遊於畱晏子死公擊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

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

詩外傳曰趨復告我惡邪韓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

恒動於下鄭玄禮記注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

哉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追贈

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

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

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莊子曰夫乘

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虛已以遊當世不能

擾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也猶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

之於已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

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子三

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我其然後可兼善天

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經始圖終式免祗悔潘岳家語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

也者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慶緒答都敬書曰至故吏

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然論語子在川上曰

晝夜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餐輿誦於丘里瞻

雅詠於京國左內傳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思衛鼎之垂文

想晉鍾之遺則禮記衛孔埋鼎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

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子輔氏親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辰精感運鼎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

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木德故曰辰精

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

已見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生故曰惟明臣

上文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生故曰惟明臣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生故曰惟明臣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生故曰惟明臣

道璿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
在璿武王衡以齊七政璿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
王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
踵武若昊天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
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將軍求言必孝因心則友
毛詩曰末言孝思孝思惟仁洽兼濟變深善誘謂老聃曰
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兼愛無私此仁之情觀海齊量登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
也善誘已見上文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
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莊子曰容恣
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五臣茲六八
元斯九夔太公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曰召公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內謨帷幄外曜台階惟幄外曜台階惟幄外曜台階惟幄外曜台階
八元斯九五臣茲六內謨帷幄外曜台階惟幄外曜台階惟幄外曜台階惟幄外曜台階
經口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下階為大夫下階為元士疾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

書即顯曰三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三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勸晉王賤曰遠無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光

我帝典緝彼民黎典關而新曰帝率油恒蹈謙諒實身幹南

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

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

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跡屈朱軾志隆衡館尚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

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

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嵩構云頽梁陰

載缺並見德猷靡嗣儀形長流音逝德猷令德微猷也儀

遼注曰怊悵餘徽鏘洋遺烈辭曰怊悵以水思久而彌新用而

不竭典引日扇遺風播芳烈

文選卷第五十八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彦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斗笠言頭陀此言斗數

王簡棲 姓氏英賢錄曰王中子簡棲琅邪臨沂人也

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郢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中

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

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鄭也漢書枚乘上書吳王

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栢子新論子貢謂齊

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仰蒼蒼

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鄭勾愚切仰蒼蒼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

景公曰臣終身戴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 心行之表不生

天不能知其高 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

不滅者哉 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覺四空之所曾味

忘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

是以掩室摩竭用啓

息言之津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

摩竭鄭玄論語注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至理幽微非

曰津濟度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至理幽微非

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俗諦無言

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

彛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

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泮名杜口於然語彛

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選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

象已陳悟太極之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考經曰命决曰地以舒形萬言

象成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

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

何謂駿茂曰子若無言吾幾失然交繫所筌窮於此域六

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交繫所筌窮於此域六

交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交繫之

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而忘筌筌捕

魚之筌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岸矣

度論曰三乘以生死為北岸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岸矣

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絕馬鄭玄禮記注曰

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

便前進既前進而得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

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彼岸

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彼岸統

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

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

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

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

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豈可

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

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

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忉利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

依無明住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

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豈可

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

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

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忉利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

依無明住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

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豈可

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

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

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忉利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

依無明住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

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豈可

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夫幽谷無
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與也

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
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
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
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
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
曰故無來而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真立圓對而無不周也
兮何適莫之足嬰况法身圓對規矩真立圓對而無不周也

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
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僧肇論曰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曰佛以
序曰真權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曰佛以
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迦維託生王室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
來世道生維摩經注曰如來者謂如與如實無復有如其
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

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衍

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王使闕
勅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或君憑軾而觀之說開八正之
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雖論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
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於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玄關幽捷喻法截也
相喪也於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謝靈運金剛般若經
注曰玄關難啓善捷易開蓋遠樓林賦曰幽閑忽其離捷
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於天遥源濬波酌而不竭海也文子曰取
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遥源濬波酌而不竭海也文子曰取
竭莫知其所以由也

不行不捨之檀而施聲治羣有衆夫心愛

行捨者則憎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
於衆生期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治大品經曰捨者
不慳是名擅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
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擅此言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
羣有謂有無色無色有想無想以通玄而物我俱一羣有唱無緣
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羣有唱無緣
之慈而澤周萬物天行慈去以通玄而物我俱一羣有唱無緣
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去四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
涅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
慈思益演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演勿照之明而墜空窮沙界照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
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
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
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
幾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心應之
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幾之智何止功濟塵劫

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以內無機照之勤辨亡論曰
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取遠矣能事畢矣下周易曰天
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蓋取遠矣能事畢矣下周易曰天
時之變而成卦又曰四管而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
有八變而大成卦又曰四管而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
金沙力士傳曰叔向拂衣於河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
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也吾惟恍惟惚不
規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各金沙河也吾惟恍惟惚不
傲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
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燥濁而下不昧繩繩不可言
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歸於無維摩經曰法無去
泥泥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
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
去遙三世則有去來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
也法不常住故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
捨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欺大矣哉棲遑大千者謂一三

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相心天為一世界千三世界為大千
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界八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
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
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燒
亂也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身積禪河力士以火焚之
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以火焚之
固林雙樹間般涅槃於天冠塔邊閣維僧肇維摩經注曰
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
度常住此正法既沒象教陵夷世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
說法也

一萬年論語曰上文王穿鑿異端者以遠方為得一論語注
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委杜預左氏
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禮記
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為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
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
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於
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六經曰正法衰微六有歲

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
道輩七有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

然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也並振頽網俱維絕紐陸機

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並振頽網俱維絕紐陸機

軍宴會詩曰頽網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宣書蔭法

曰皇網絕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組系也蔭法

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

並現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三界無安
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衆苦所曜慧曰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劉蚪曰苦

燒我皆拔濟之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

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
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
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
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
師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
修行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

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
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
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
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既而方
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地無藩籬之固既而方
廣東被教肆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
窮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顧
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
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三年莊王崩左
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
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
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
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
曰彭城王紇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
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然後遺文
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後遺文

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漢興詩書往住間出孔安國尚
書傳曰三山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有隨乎江左矣高僧
言相望也

天竺佛圖登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
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苜支塗掌千里外事皆
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八日見在流沙又曰鳩摩
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

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逐王
彼至養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
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
人初至京師王蒙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
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

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

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
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

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命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沙門釋慧宗之

釋慧宗之

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

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濤瀾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

所迴薄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西

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東

望平阜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楚都之勝地

也宗法師行繫珪壁擁錫來遊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

善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在子錫杖也大智論曰以為宅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如來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緣

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

緣識緣各各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

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

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也丁二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

存軀者惑理勝則感亡惑也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感則起

要因煩惱而得有身世道止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

也苟曰無常豈可變戀若此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

復有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列肌膚於猛鷲禮記曰古者謂

也范曄後漢田巴報馮衍青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

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列子一曰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漢書臣贊注曰一身從物曰班荆蔭松者父之

相與食楚辭曰山中入兮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宋大

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經象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

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

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

爾雅曰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沈約宋書

疵廕也

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為之薙草

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雜氏下土一人鄭玄曰薙道安

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沈約宋書

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

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成後以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

迦葉故以頭陀為稱者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

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

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求

保鴻名而常為稱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兮苦纂脩堂

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在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脩堂

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高軌難追藏舟易遠魏

祖崇橋玄文曰懿德高軌夙變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

知郭象曰方不可逃僧徒聞其無人榘榘毀而莫構周易曰

生變化之不可逃注曰榘榘也榘棟也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惟

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

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祖武宗文之德昭

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求保鳴名祖武宗文之德昭

升嚴配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丕顯格天

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是以惟新舊物

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

人辭於孤突曰君步中雅頌駉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象

老矣國家多難君步中雅頌駉合韶護駉中韶護所以養

耳鄭玄曰詔舜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州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

傳白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朝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粵在於

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

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

王仍為特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

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瘴惡樹之風

聲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魯左氏

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定哀孝王曰何以知之對

曰賊事行刑而政肅刑清於是乎在成周易曰其教不肅而

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使行事

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士穆為江夏王郢州

行事也稱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千牛而刃刃若新發於刃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

日知其所能也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

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

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駟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

不教坐不議虛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

而往實而歸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

箕悲同棄井有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

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

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

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庀

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在

耳相作為楚室論語曾子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悅周

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而不力爭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競亘立被陵因

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

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表飛閣逶迤

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下臨無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

而無地上寥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腹九衢之草千計四

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尔

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

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

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

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亦其光照下

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崖谷共清風泉相浹周易

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行水金資寶相末籍閑安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

上煥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

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

法師釋曇珍業行溥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末奉神居

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

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

曰夫鼎有銘銘者論器自其先祖之名焉言時稱伐亦樹碑

於宗廟功焉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夫言時計之功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世彌積而功宣

身逾遠而名紹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紹者敢寓言於彫

篆庶髣髴於衆妙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

地為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命苞曰蚊行喙息蠕動蚋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區溥源上派

壯陸機鼈賦曰摠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

溥源上派

澆風下

黷滌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溥溥散朴淮南子以

特垢也愛流成海情塵為岳

欲之海百法論曰感傷世間沒於愛

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財帛也言積之多

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也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

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經曰

尼劉州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拯救故曰能仁瑞應經曰

王者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乃睹中二聿來

迦衛

毛詩曰乃瞻西顧又曰聿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毛詩

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

世界為一佛二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救濟

衆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毛詩曰殷鑒不遠瑞無經曰太子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

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

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快即迴車

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為快即迴車

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善亦

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亦

既成德妙盡無為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

開淥池佛意即願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

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

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

出名為指地池得祥河輟水寶樹低枝水瑞應甚疾佛以自然

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
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
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通莊九折安步三
危兩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經
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經
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者
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者
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
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金粟來儀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與大金粟來儀
文殊戾止鳳凰來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湯
人之始也死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
人之終也

曰小乘以三界為然故滅之以求無滅為大象正雖闌希夷
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漢書首義文穎曰
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治闌漢書首義文穎曰
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於昭有齊式揚洪烈毛詩曰文
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有齊式揚洪烈

昭于天班固漢書曰迷曰爰著目錄略序釋網更維玄津重世
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世
僧獻漢書音義常昭曰樵機也音商翊泄切叶韻惟此名
玄津漢書音義常昭曰樵機也音商翊泄切叶韻惟此名

區禪慧攸託即禪慧禪定智慧也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楚辭
臨睨夫舊鄉說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
文曰睨邪視也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

衡方城為堆阜也史記白屈完臙臙武亭阜幽幽林薄毛詩
衡方城為堆阜也史記白屈完臙臙武亭阜幽幽林薄毛詩
原臙臙董茶如飴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

子注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茲一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
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茲一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

六入維摩經曰佛才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

鼻舌身過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

也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相宮楹又曰刻相宮

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

子成室晉大夫發馬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

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象設既闕辟容

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桂

深冬燠松疎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神足游息靈心

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

居亦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中蕭氏之先蕭何

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愨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

置本上加以南名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

於是為南蘭陵人

文所以膺圖受籙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威佐唐虞光濟四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

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

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自后

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靈源與積石爭流

天孝經鈞命次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極于龍門祖宣皇帝

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

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替曰武帝雄材大

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

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

也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

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氣蘊風雲云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

精確聖四瀆之精仁明之智故吐文萬牒淮

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淮

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仕吊之曰子其意者脩身

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立行可效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

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禮記曰和

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

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

英華外發又曰清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

明在躬氣志如神

義民之行也毛簡父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

率由舊章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

之游之周易曰百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紀于地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季曰九知法

河海毛詩曰滔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日照

德惟一動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顏回

居其室出其言言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通者乎若夫

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

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若若時登庸又曰在事惟能

十五

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

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

交趾北置朔方之州九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

國語也注曰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假冠軍將軍

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孫卿子

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

遂擁朱旄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賜一日而九迴

用懷抱廣雅曰深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

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

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

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起予

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

聖懷發言中旨晉中興書王敦起子聖懷始以文學遊梁俄

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綸誥為宋助陵王文學書中郎

禮記曰相如見而說之客遊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

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

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

于四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

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蒼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

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

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

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受瑞折珪遂荒雲野禮

曰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朝曰初人之珽僖人之爵遂於已見上瑞文雲野雲夢之野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

亦以知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人為難

于陸其羽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可用為儀

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

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辨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

行此四德者故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曰乾元亨利貞

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獻替帳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帳

衣實掌疾膺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惟衣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依孔融張儉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觀

漢書曰樊梵字文高每當有事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孔子

曰文王得四臣立亦得四友自吾得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奉職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出納惟

允劔重增華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

佩重把劔增華謂自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右搜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

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禱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世祖即位緬遷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唯繩連體權衡合德百而皇情眷眷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

慮深求瘼瘼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

瘼瘼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瘼也

姑蘇與壤任切關河與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

蓋關河之重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

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

盛旱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臣瓚案舊說云提最九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全趙之袷

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常昭曰積土為封限

服叢臺方此為劣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上臨淄

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

高誘曰乃鴻駕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

揮振也乃鴻駕舊吳作守東楚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

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

受茲明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識曰伯夷叔齊

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

箴之依撫同上德綏用中興老子曰體上德妙以存化者上德也

周禮曰刑平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

倪寬為獄謙謙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并川郡雖春申之大啓封疆

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

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

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夏

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者藩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

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衿帶中流地殷江漢李尤函

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衿帶中流地殷江漢李尤函

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

喉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

名吳都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賦

曰徑路絕風雲通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杜預曰鄧南鄧人

西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是惟形勝閩外莫先漢書

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閩外已見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蕭子

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乃暴以

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也左氏傳曰豈舒

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澤無不漸螻蟻之

允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趙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馬

微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史記車陶曰邇可遠在茲鄭

惠與六風俱翔德與五才並渾聖主得賢臣頌曰思從祥

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

六老公年皆七八十開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

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牛未嘗到

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

化間當棄夫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

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

敗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人及孔譽表六條功

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

最萬里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盜賊為民之

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

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窳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

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

不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

之中總萬里還居近侍兼饗食秩蕭子顯齊書曰緬還侯

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廷康置故漢北軍中候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推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

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

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

錄曰琰字愛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琚氏進號征虜左

僕射領升降二官令績斯俟蕭子顯齊書曰緬遷禁旅尊

嚴主器彌固蔡邕遠逢碑曰乃撫京邑摠齊禹穴神泉地

均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

公受分陝江左以來常遶斯往東渚鉅海南望秦稽賦曰

齊東渚鉅海南有琅琊耶孔阜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

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披水到大越

上茅山大會計史淵藪齊苾十崔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

更名茅山曰會計淵藪齊苾十崔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

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崔蒲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

千乘之國必有千金郭壘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

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郭壘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

歌倚華楹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

屋或為堯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

導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崩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

鳳薦導微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

賊肅清蘇林渤海亂繩方斯身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

曰嶺音朋渤海亂繩方斯身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

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

許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

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

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

朔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

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五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
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
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
為距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
召見諸偷會長數人因
貫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請府
恐諸賊驚駭願一切受署故皆以為吏遺歸假置酒小偷
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間闕出者有赭汗
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穢厥渠魁孔
安國曰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歌錄曰鴈門太守行
外無猛政內懷慈
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哀矜已南陽
見上文
移惡子姓偏著里端
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
而已然終不加苦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賴川
蒲為葦頌無怪之曲日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賴川
時雨無以豐其澤趙地收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賴川
加大時雨擊震曰伋子細侯光武拜賴川

大公攬總升車牧州典郡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
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
州典五郡也感澤民抵非待期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
者期而已可也三年

成有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莫不歡若親戚芬
安之少者懷之

若椒蘭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
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我懽若親戚芬若椒蘭望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

戀事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
太守老弱帝號瑛道又曰侯霸字君

去思一借之情愈又彌結漢書曰何武為兗州刺史徙京
北戶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何內太守徵入為金吾穎川
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左氏傳屈完曰方
君一從陛下乃留恂

為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嶠二嶠也雍州圖經曰潼水

春北接梁朱平西接峽武關路曾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

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蠻陬夷微重

山萬里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微塞也小

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

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

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

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

傲法復吏之人曾莫禁禦累歲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

賈逵國語注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

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

表曰狡寇窺窬伺我邊隙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

谷陳林書曰秋風揚也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

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女姦豐之不虞故

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

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怡不其味聽朝曰主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

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被原隰孫子兵法威令首塗仁

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風戰路李尤武功歌曰思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

賞表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邵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

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牛酒日至壺漿塞陌漢書

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

君子小人簞食失義犬羊其來又矣漢書名臣奏曰大尉

壺漿以迎小人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

早隔在漢北是視又曰首鼠疆界災靈彌廣漢書曰蚡謂韓安國與長孺

唯好是求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公翁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

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

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

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籬一本水一極置戶屏前

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難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

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

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

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

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謂別駕詩曰告之行部還入美稷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詩曰告之行部還入美稷

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頃金如栗而弗覩馬如

期以性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燔煌人也遷安定

零箇長又遺金鏤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卷前以

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既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金馬雛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

年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

隨行所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

捕之兕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也此三異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

也且以狀言安局由是傾巢舉落竭王德如歸廣雅曰落謂村

易曰信及豚魚推髻髻首日拜門闕漢書曰尉佗懸髻箕

高遷刑于夷儀首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

下遷如歸也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末

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

也毛萇詩傳疆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

與李子堅書曰吏民疆風塵不起圉圍寂寞東觀漢記曰

太守野無風塵魏富商野次宿乘停蓄富國語叔何曰絳之

都賦曰圉圍寂寞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温令境內清夷

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人曰于彼蓄

一歲曰畜田喙蝗弗起豺虎遠跡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

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

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

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

窺駝馬不敢南牧復闕塞過秦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秦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筴而御宇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力又曰有帝卷天下之意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而遺疾彌留歛焉大

漸尚書曰疾大漸惟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諫曰

輟耕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維末明九年夏

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賓

颯然吹木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勗荀或碑曰男接響傳

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滅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夷

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郭邑並求入奉靈櫬潘

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後漢

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柘校尉病卒官吏民走胡愛惜

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取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

訓卒莫不號跳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祜薨贈太傅南州
以市曰聞喪對而為言遠有軼德尚書曰惟神駕東還號
即號哭罷市對而為言遠有軼德尚書曰惟神駕東還號

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緬哀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
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震響成
雷盈塗咽水衛與荀仲茂漢中山靖王曰聚獻成雷江

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說文曰話會也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
左傳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
乎尚書曰疾大漸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
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實我於室是矣衛君問
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
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濱於正堂

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
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麓烈風雷雨弗迷

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
特登庸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為五載漢聞凶衣震感絕移時
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因遘沉疴留氣存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實璧世祖武帝
書賀循賤曰日夜憂懷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
慷慨發憤寬譬見下文

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詩傳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諧懃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
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

處異獨入叩若此移年瘳求瘳改貌與癯同渠俱切天倫
頭寬解上意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諧懃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
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

處異獨入叩若此移年瘳求瘳改貌與癯同渠俱切天倫
頭寬解上意

之愛振古莫倚毅梁傳曰也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

毛萇曰及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

爾雅曰纂纂繼也漢書司馬分命懿親合牧並建尚書曰分

氏傳富辰曰元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對繁弱以流涕

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

封父之繁弱尚書曰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

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未乃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

言警悅之麗篆籀之則也又從而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

如綉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

懷抱究八體於毫端賦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一曰

書八體六技常昭曰二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亦思

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孟曰齊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

藪廣思取睽之妙流睇不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孤剡木

下蓋取諸朕幽通賦曰羊食流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

曰鳴謙貞言中心得也也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

公侯之貴辨亡論曰接上盡盛德之容吳志虛懷博納幽

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文西征賦曰雖曰博納虛懷宴

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兮世說

注而譽滿天下德冠生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于寶

之榮不泯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行周備名童天下莫

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
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實曰人之須袖也
會不慙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

夔杖道遙於門歌曰太豈准僑終蹇謝與謔輟相而已哉
山其類乎梁木其壞乎

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子產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

良曰五穀而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趙
以為五穀而云蹇叔未詳山酒沈之肯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
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人折之入更生為善之民必

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崇高誘
曰扶桑日所出落

崇山日所入也思所以九播遺塵蔽之穹壤魏都賦曰
塵曹植露盤頌曰敞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之天壤以顯元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頌文也商是開金運柞始玉筐金謂殷

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
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

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卵而
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鸞降卵於有娥氏女吞

之生契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契

馬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
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侯服周王詩毛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本枝孤別因菜命
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有本枝孤別因菜命

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馬毛詩曰揚雄之先初食菜於
晉曰揚因氏馬左氏傳羽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謂從蘭陵

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

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
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自茲以降懷青抃紫解朝曰紆青

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載崇基巖巖長爛滿滿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惟聖

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天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

詩曰天步艱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

以革革物者莫若鼎茲受之以鼎漢書音義高皇赫矣仰

文頰曰字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膺乾顧曹府君陳寔詩曰赫矣陳君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

謚策文曰老於洪祚慶流萬國

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膺期誕德絕後光

前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語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成

務覺在民先孟子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

予天民之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孟子有

先覺者也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爰始濯纓清猷濬發楚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載崇基巖巖長爛滿滿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惟聖

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天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

詩曰天步艱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

以革革物者莫若鼎茲受之以鼎漢書音義高皇赫矣仰

文頰曰字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膺乾顧曹府君陳寔詩曰赫矣陳君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

謚策文曰老於洪祚慶流萬國

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膺期誕德絕後光

前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語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成

務覺在民先孟子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

予天民之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孟子有

先覺者也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爰始濯纓清猷濬發楚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載崇基巖巖長爛滿滿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惟聖

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天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

詩曰天步艱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

以革革物者莫若鼎茲受之以鼎漢書音義高皇赫矣仰

文頰曰字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膺乾顧曹府君陳寔詩曰赫矣陳君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

謚策文曰老於洪祚慶流萬國

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膺期誕德絕後光

前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語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成

務覺在民先孟子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

予天民之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孟子有

先覺者也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爰始濯纓清猷濬發楚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按

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
足云封禪書曰昆蟲聞澤迴首面內漢書曰
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彼蒼者天
何興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四牡方馳六龍頌轡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頌頌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
留日行幸得延年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齊
壽也頓猶舍也

殞晏平行哭致禮晏居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繫駟
馱則又乘之北至國四下而趨至則趙但昌國列邦揮涕
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史記曰樂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
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
美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州釋謂皇頤曰夫子為王哀感徒庶慟與雲陞左思七略
子園易君之貴介弟也

之廣哀建雲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輶攢至
禮之差哉

殯君棺以龍輶叢不題湊象搏儀競羞野奠爭攀去轂導
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輅也

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飛遵渚池畔後漢書曰祭無
絕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東首坐園即宮長夜廣雅曰
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漢書音義如淳曰坐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逝川無
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

待黃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
益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
壽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
也去

墓誌典起朱元嘉額延之為王琳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嶽

詔為碑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取王法施女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鳴妻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

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

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

其奮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鳴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

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避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債

齊肩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令德一與

之齊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實佐君子簪

蒿杖藜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

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欣欣負載在冀之畦音攜漢書

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曰季居室有行亟聞

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如賓

過冀見冀缺縛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

氏傳趙襄曰臣稟訓丹陽弘風丞相蕭子顯齊書曰瓚晉

亟聞其言矣然其妻王氏丞籍甚二門風流遠尚公卿間名聲籍甚習

然其妻王氏丞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公卿間名聲籍甚習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

於閩鄭玄曰

允彼挑蟲又曰窳

家揚冢深敬玄

置土鄉越有君

公卿七略曰揚

差孔樹毫未成

皇覽聖賢冢墓

注曰孔子冢在

魯城

中樹以百數皆

異種人

於閩鄭玄曰

允彼挑蟲又曰

家揚冢深敬玄

置土鄉越有君

公卿七略曰揚

差孔樹毫未成

傳言孔子弟子異國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檉
離五味瓊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公羊傳曰泰伯謂蹇叔曰暫啓荒埏長局幽隴蕭子顯
爾之年老家上之木拱矣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
歿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傳曰夫
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宜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

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孝始人倫忠為令德

左毛詩曰成孝敬厚人倫君子曰忠為令

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

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郭子曰

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至若曲臺之禮

九師之易

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

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

曰雅琴龍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定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

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也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韓嬰作韓詩右倉作齊詩也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負加金帛

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
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昔汴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

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衣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

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

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

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

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典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

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

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

類相如楊雄前淮南取貴於良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

代史岑比之 茂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曰受詔曰食時上

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師武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師武

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

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

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

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 沈約宋書曰齊王

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 太子奉晉熙王廢

之鎮尋陽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

補行參軍著法曹 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于時景燭雲

火風馳羽檄 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

曰風融雨集漢書高祖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魏文帝與吳

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翻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

野跋扈尚書曰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

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

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

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

之鎮尋陽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

補行參軍著法曹

火風馳羽檄

翻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

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
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奔奔天門開大
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
口玩恩義苟替暢他人馬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
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
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毗曰夫
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
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除邵陵王友
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閩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

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閩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選衆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廬謀元帥趙襄曰卻縠可臣亟聞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

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

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親戚以藩屏周至公以高昭武穆

惟戚惟賢漢書常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寬為

豐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後漢

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

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

案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

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

湯失邪叟忘其西吳龍立狹其東泉范曄後漢書曰劉寵

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
棄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誅云日吳景西望子朝陰范
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
有龍立其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

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
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
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甚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
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
陽輸黍稅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
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瑗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
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
言曰救患赴急踐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水漿
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後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
馬遷南遊江淮遠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
上會稽深禹允遠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
哀不忘也嵇康山憤詩曰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
心焉內疚爾雅曰疾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
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毋斯玄曰凡公子厭於
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
權奪而茹戚肌膚沈痛瘡鉅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
也

年者稱情而立文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縵靡非隆殺
所以為至痛極

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
卒晏嬰薨哀斬寢苦枕草孫州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

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
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未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未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

未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

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政非一軌俗

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妹為美人故也

備五方漢書曰秦地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

日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神臯載穆轂下以

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臯載穆轂下以

清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
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
書曰揚連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

王食邑如于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

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充徐接壤素斬河

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

遠河潤九里冀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為定襄

息疎王關靖於北門寢局漢書曰龍勤有三門關周禮曰

相敲行夜時也據與於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聚北門裴駮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

外關門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方任

雖重比此為輕山濤故事曰方任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

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

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關玄闡以闡化寢鳴鐘

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敷詩曰

五更贊曰侍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治天下昔者明王之以

國之臣司徒奪金耻訟蹊田自嚙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

故曰中教奪金耻訟蹊田自嚙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

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殊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

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牛之田而奪之不彫其朴

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離其

以益衆用晦而明王弼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茂九

日蔽明於內乃得明

侯南面以諸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絕于地

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後天之倫次也何休

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聖主嗣興地居日奠蕭子顯齊書

世祖崩太子長子有詔策授大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

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地尊禮

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

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傳之賢曹

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

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

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

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

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如禮秩曰

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

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沒讓存王隱

曰武帝贈羊枯詔曰天不憖遺梁岳顏峻左氏傳曰孔立

身歿讓存遺言益厲不弔不憖遺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

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宋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

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欽以袞章備九命之禮

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

薨賜東園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

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欽弁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

下又曰上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疆薨上發魯相所上

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

撤下林伏地舉声盡哀至長樂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

宮白太后因出翠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

而已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而巳哉不流弟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扞劉緇聖賢本紀

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

王之王令典追遠尊戚洽情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

也因述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大傅領司徒揚

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貌道

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張仲孝

友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燾和台曜五教克宣並台曜及五教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敦敦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

揆時寄重先顧任均負圖此九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

見上文諒以齊徽二南同俎以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

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方憑保佑永翼雍

熙東京賦曰上天不憖遺奄見薨落慈遺已見上文方言

乃殂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龍告禮記

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龜茂崇嘉制式弘

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

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相綬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

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黃屋左纁纁導輶輅車

漢書曰紀信乘三車黃屋左纁李裴曰黃屋天子車以黃

光尸以輶輅車文前後部羽葆保鼓吹挽歌二部虎音班

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

賁二十人持劍馬晉書日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虛表裏

融通淵然萬頃有上千仞汪汪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

山有松千仞無枝非僕妾不親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為正直無枉自然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他人之

善若已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

人有過則如已有誘接恂恂降以顏色論語曰孔子於鄉

過虞氏之威德也恂恂溫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規已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

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帝子儲季

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勅國網天憲實諸掌握范曄後

陶子曰今權官掌握王爵口含天憲淮未嘗鞠人於輕刑錮

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

及牧守錮人於聖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

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任天下之重體生民

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華袞與緼

緒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

曰魯子褐衣緼縵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稅包咸

頌曰長於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

學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歆卜居清曠以樂

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息四體之役却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故求遠田在閩之西

南臨洛水北據岷山託崇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國若

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立園輕軒

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瓊

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

疾瀨之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

素水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深

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高入

何點躡屨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

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哲廬江人也隱

點後門逃去竟陵王手良聞之曰豫章王命駕造門

所議遺點愁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迎意虞孝敬高士

傳曰何點常躡草屨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

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荆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

料脩棧谷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江陵沙洲

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屈

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戰國策曰宣王使謂者迎入

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上何如使

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

門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

范曄後漢書并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

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

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

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

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

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求平中驃騎將軍

東平憲王蒼辟任署祭酒敬禮馬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

徵君不至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

來驃騎將軍執法檢其丹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

下臣故不敢不來

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

齊書曰

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惠
帝山壽故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
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
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明聖爰造九言實該有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
者述作之謂也
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遵衿襦於未萌中炯
與從弟書曰學所以飾百行也
戒於茲日衿襦於衿結襦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也
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
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
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
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山宇初構
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
然不復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
顧世

死者若可作尚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
吾誰與歸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
爽忽然若已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
淑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
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論語孔子曰吾未即命刊削
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
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駮不追鄭
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書曰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
追一而言而急駟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而萬物理失之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毫釐差之千里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
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
家語南宮敬叔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寢夷伯廟罪之震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

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曰晉侯求介

之田曰旌善人一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

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

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

首左氏傳曰孟孫之惡我樂石也貴希好禮怡奇典墳論語曰未若貧

不由鄭交惡君子曰信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是謂以已

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子

為物役矣尚書曰禹曰予波羅提木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

羅提木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住於世無異我也淨住子淨住子

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

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

曰淨住子者紹繼為善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

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修習以佛無則能紹續三世佛種

云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拾遺補闕藝成

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弘洙泗水之

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菩薩下當作佛話生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

天竺迦維羅衛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

惻黜殞珠已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豈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豈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常昭曰謫譴也及

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尔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

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

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御通

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闞茸尊顯佞諛

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御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張晏曰恭承嘉惠

罪斯國志側聞屈原兮自沉汨覓維

焉列子曰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託言無中正嗚呼哀哉逢

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極言無中正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鶴集翔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胡廣曰關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無翔之用而反賢聖逝也

方方王倒植胡廣曰逆戔不可順道而行也世謂隨

夷為溷胡廣曰服夷曰殷之賢士卡隨也常昭曰謂跖為

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莫邪為鈍兮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

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鉦刀為鉞

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鉦刀為鉞漢書音

微謂利也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然不得意也

息也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然不得意也

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章甫薦履

漸不可久冠當如首而甫薦履到上為下故漸嗟苦先

生獨離此咎苦屈原遇此難也我知張晏曰詵離騷獨壹鬱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苦勞我知張晏曰詵離騷獨壹鬱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苦勞

固自引而遠去文記音漂襲九淵之神龍音味兮

玼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九重玼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九重

蠖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蠖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蠖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蠖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音引所貴聖人之神德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所貴聖人之神德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人僕也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云夫犬羊般紛紛其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云夫犬羊般紛紛其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譎意也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譎意也

故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故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如淳曰鳳凰自擊九千里純雲氣遙遠也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如淳曰鳳凰自擊九千里純雲氣遙遠也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微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微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還其體而鯨鱗為之制也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還其體而鯨鱗為之制也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蟻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蟻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所見害也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所見害也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謂弟子曰吞舟之魚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謂弟子曰吞舟之魚音義曰蠖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
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一首 井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

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客曰夫始終者萬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

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

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思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

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

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

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然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

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

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

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惟

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濟

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

子年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

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光于四表者翳乎葛

祖爾之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葛爾小貌也雄心摧於

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筭計也

迹功業也思玄賦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

岸乎觀其所以顧命豕嗣貽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爾雅豕大也左氏傳里

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

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謙言矣聲類曰謙持姬女而指季

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四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市

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山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

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傷哉曩以天

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

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

傷也鄭玄禮記注然而婉變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

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鄭玄禮記注曰九布朝晡上脯

精之屬漢書東方朔曰脯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

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

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不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衆妾既

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
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

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

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衣

表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悲夫

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

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

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乙丁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

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必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

人雖未得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

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一以擊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

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微而不於是遂憤

懣而獻帛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遠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恭馭蔡邕釋詁曰王途壞人極行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

遐飛龍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楊雄釋愁曰懿神

雲郁郁是謂慶雲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翕威周易曰

父奕世載德載簡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

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極之肇三才

之關典啓天地之禁闡三才已見前陀寺碑文范曄後漢

密靜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慎淮南子曰大音希聲許

之風

循絃謂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

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氏傳曰分至啓閉

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正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

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齊

先齊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

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將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

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將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

孔子曰變如平地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苟理

傳曰濟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改者動於九天之上苟理

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

又曰研喻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川上曰逝者如斯當建安之二一八實大命之所艱

夫梁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二一八實大命之所艱

尚書曰天監厥雖光昭於

德用集大命曩載將稅駕於此年

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

言曰仲尼之駕稅駕也法

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

惟降神之餘邈眇于

人君子所想思而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不可得見者也

此太也

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

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方滋始春秋孔演圖曰

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

日次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

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

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

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

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

曰宅是鎬京谷賓戲曰周望兆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
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六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

瘳孔安國曰翌日誅歸塗以反旆登峭澗而竭來魏志曰

明曰也瘳差也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

十四年十月還洛陽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

有峭澗思玄賦曰迴志竭來從玄謀次洛汭而大漸指六月曰念哉

迴志竭來從玄謀次洛汭而大漸指六月曰念哉

至於洛汭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

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

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

比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

而必安提難蜀父老曰遐爾一體中外迄在茲而蒙昧慮噤

閉而無端楚辭曰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

言命論語子曰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撫四子以深念

循膚體而積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

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鍾執姬女以嘖瘁指季豹而灌

麗馬孟子曰嘖感而言嘖感謂人嘖氣衝襟以嗚咽涕垂

睫而沈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

絕命辭曰涕泣流兮灌瀾臣瓚曰灌違率土以靜寐戢彌

天乎一棺毛詩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

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密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周易曰富有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



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惜內顧之纏絲恨未命
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紆廣
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

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
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也矯曰感容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
而不一言服玩雖微而必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

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曰感容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
而不一言服玩雖微而必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

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苟形
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苟形

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也
響則應聲也微清絃而獨奏進脯補而誰嘗悼總帳之冥

莫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

望字林曰時長哈也博雅曰時視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

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薄簡薄所以遺累詩
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彼裘絃於何有貽塵謗於

後王言裘絃輕微何所而有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
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博

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

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

東府掘城北墜入丈餘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

揚州仍住先舍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毛萇詩傳曰

謂之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惠公

王季歷葬渦山之尾乘水齧其墓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

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

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棺上有五銖錢

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水由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辨

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辨字音練辨與練字通銘

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

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流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

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心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

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漸聖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

捨畚樓愴縱鋪漣左氏補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簣

之鋪周易曰泣血漣如社心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

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盤或梅李虫或醢醢爾雅曰益

之古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謂之益又

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醢醢也醢呼蹄切音海說文曰醢醢也醢呼蹄切音 蔗傳餘節瓜表遺辱見上

文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曠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速其不反

為壽為壽。為壽顯靈。賤銘誌埋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

先功名。羨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

不可轉壑。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與念撫偏。增

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

淳淳曰便房家壙中室也埋蒼曰桶木送人葬也射聲垂仁

餘腫切。備或謂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射聲垂仁。

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爵埋掩褒為買空地

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維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

即由是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

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窀穸東麓。說文

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葬下棺也。

穀梁傳曰林壙郎新營棺仍舊衣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屬於山為麓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敬尊昔義。還

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

靈鬃歸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替

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且切。

祭屈原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年為始。太守之邵道經汨潭。為湘州

刺史張邵作怨不屈。原文以致其志。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

吳郡張邵

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賈誼曰

州原曰恭承嘉惠

詩箋曰

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

訪

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楚辭曰

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

漢書曰烏江亭長

乃遣方曹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漣

浦弭節羅潭

楚辭曰

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

君之靈

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

蘭薰而摧玉績則折

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

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

也鄭玄曰績緻也

物忌堅

子比德於玉焉績密以栗智

尚碑曰明潔鮮白珪

曰若先

生逢辰之缺

賈誼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厄穰溫風

急持飛霜急節

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

未颺風激其崖

羸羊遺紛昭懷不端

逸楚辭序曰是時

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

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

子處位不端受業不謀折儀尚貞蔑椒蘭

敬比屬太保之任也

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

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曰同列大

夫上官靳尚如害其能共譖致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誦

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

蘭為可持兮羸無實而害長王逸身絕郢闕跡徧湘干

都也毛萇詩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傳曰干崖也

蓀香草也王逸楚詞序曰善為香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草以配忠貞真蚪龍鸞鳳以託君子

樂也金石史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志也與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粟望泐外推此志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秀實穎實粟望泐日月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粟望泐心歛瞻羅思越書曰精散思越蕭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凋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

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植

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惟君之懿早歲飛聲賦曰蓋遠

義窮幾豕文敵班揚機豕謂周易班固揚揚

性婢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體婢直也登朝光國實

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大丘碑曰紆珮

才通漢魏譽泐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

爵爵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清

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勸志詩曰棲志浮雲

交素友比景共波波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

人也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逸翮獨翔孤風絕

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

乎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敬

祖雜詩曰惆悵出遊春風有時爰談爰賦秋露未疑歸神

顧毛詩曰死生契闊

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懷目

滋情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

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

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宵涕松嶠楚詞曰涕漸古漸其如屑

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

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而為流涕是日不仁也見不仁之非獨昊天殲我明懿

君一譖諛之臣一所以獨笑也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

載彼蒼者天以此忍哀敬陳奠饋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

次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嗚呼哀哉

文選卷第六十終



律